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亚通史

古代卷

上

王治来 著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王治来 著

中亚通史

古代卷

上



ZHONGYATONGSHI

ISBN 7-228-08125-0

9 787228 081257 >

ISBN 7-228-08125-0 定价:25.00 元

China

K360
W463
:3.1



中亚通史

王治来 著

ZHONGYATONGSHI

古代卷

上

新疆大学研究生院图书馆
藏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95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通史. 古代卷. 上 / 王治来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2

ISBN 7-228-08125-0

Ⅰ.中... Ⅱ.王... Ⅲ.①中亚—通史②中亚—古代史Ⅳ.K3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1828 号

国家测绘局审图批准号(2003)150 号

策划编辑
责任编辑 张 田 李春华

责任校对 钟 鸣 卢 艳

装帧设计 王 洋

地图编制 张惠琴

中亚通史 古代卷(上)

王治来 著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0991-2816212

印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28-08125-0 定价:25.00 元

China

总 序

经过数年的努力，四卷本的《中亚通史》在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想就一个必须加以说明而且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作一番交代。这就是关于“中亚”的含义、本书叙述的地理范围以及本书为什么题为《中亚通史》的问题。

关于“中亚”的含义，本书同迄今国内外出版的中亚史著作一样，在第一章的开头也作了一段说明，兹不重复。本书叙述的地理范围，是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作为中心，附带涉及其周围地区。这么大的一个范围，用俄文著作中的地理名称说，是把“中亚”和“哈萨克斯坦”都包括进来了，而从现在的国家疆域看，则包括了中亚五国的全部。既然如此，本书为何不叫中亚五国通史，而要叫《中亚通史》呢？

的确，现代史学的主要部类是国别史，而国别史又是以各国的现有疆域作为其历史活动的主要舞台。近代的民族国家都利用国别史来论证该国的历史存在并以之作为凝聚民族感情的工具。这是无可非议的。中亚五国早在苏联时期就已经出版了各自的通史。但在西方的历史著作中，我们限于见闻，却只读过笼统的中亚史，而未见过中亚五国的国别史。各种著作给自己定下的主旨不同，其写作的内容与体例亦随之而异。

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写中亚国别史的问题，但由于一些原因而改变了主意。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书在第三卷中提到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他说：现今的中亚各民族是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人为了破除穆斯林的宗教意识而界定出来，因而将他们称为新民族。中亚五国也是对应这些新民族的出现而建立起来的。按照这一说法，则在苏联以前，中亚不但没有现在的五国，连这五个民族也没有。关于中亚诸民族的形成问题，本书并不完全同意这位美国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现代中亚各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在公元16世纪时就形成了。只是由于伊斯兰的宗教意识超过和掩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才使得他们甚至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仍然自称为穆斯林，而不能自觉地认识到属于某个民族。但是，宗教并不是形成一个民族的要素。形成中亚各民族的主要要素，是经济、文化、血统、语言等方面的一些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产生的特征。而就在这些方面，中亚各民族也还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再加上他们曾经有过的共同历史，就足以提供根据让我们把他们的历史放在一起来写。这绝不是把宗教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

我们觉得，如要写中亚的国别史，就需写五本。那样，各国在苏联以前时期的古代和近代历史会多有重复。如果把五国的历史综合地写在一本书中，又与一般的中亚史没有多少差别。因此，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将本书称《中亚通史》。一方面将中亚史的古今上下贯通起来，另一方面把中亚五国及其周邻地区贯通起来。这样，我们在时间上和地域方面就包容了更大的范围，在叙述上就更加灵活，更能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这样作只是为了编写上的方便，绝无否定中亚国别史的意思，也绝对没有不尊重现今中亚五国各族人民的意思。

中亚地区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有着自石器时代起以至现代的悠久历史，但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化并存。正如我们以前在《中亚近代史》一书的前言中谈到的，研究中亚史“好比一个人站在摩天大楼顶上往下看，只见大街上人来人往，一群一群的人聚集起来，忽又解体，散

China

去，融合，往复循环，如一场杂乱无序的运动”。“中亚就像一条通衢，一个舞台，各种民族在这里来来去去，出现过各种战争和动乱。最后，在近代由俄国人的征服而统一起来。”①

讲到中亚的多民族性，应当说中亚乃是印欧种雅利安人的故乡。直到公元1000年，印欧种人都在中亚占着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无论是波斯的阿赫门王朝，亚历山大东征后建立的希腊王朝，乃至公元9~10世纪时的萨曼王朝，都可以说是印欧语族的王朝。中间虽有闪族阿拉伯人的征服，但伍麦叶朝之统治中亚为时甚短，后继的阿拔斯朝及所属中亚的萨曼王朝，实际上都是东伊朗人建立的王朝。萨曼王朝在公元999年的灭亡，标志伊朗语族在中亚的全面统治宣告结束。

中亚历史上的民族异动，受到了东面三次重大事件的影响。第一次是匈奴的兴起及北匈奴的西迁，第二次是突厥汗国的扩张和西进，第三次是蒙古的西征及诸蒙古汗国的统治。这几次的历史事件都曾引起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并促进了中亚和钦察草原的突厥化。当然，突厥化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即使承认匈奴人是突厥语族，也只能表示当时有操突厥语的人来到了中亚。甚至西突厥汗国对中亚的统治也来能当即使中亚的印欧语族突厥化。实际上，中亚突厥化的加速是在公元11世纪诸突厥语族王朝（如喀喇汗王朝、哥疾宁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等）统治的时期。到蒙古西征时，中亚地区的突厥化可以说是基本完成了。

这里所说的突厥化，是指突厥语族与本地原有操伊朗语的居民通婚、混血，并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还应当指出，“突厥”一词这时已经变成了个语种的名称，操突厥语的各族都有他们的部族名称，如古思人、塞尔柱克人、葛逻禄人、钦察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土库曼人等等，而不

① 王治来：《中亚近代史》，第3~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

China

是自称为突厥人。公元9~10世纪时，穆斯林作者笔下的所谓“突厥人”乃是指锡尔河右边草原地区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游牧人。如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特就指明，锡尔河以北费尔干纳的卡散城是“位于突厥斯坦的边境”（按：指南部边境）。他还指出，锡尔河下游的毡的和养吉干（新城）也是突厥斯坦的地方。而在10世纪的波斯文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一书中，“河中”与“突厥斯坦”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该书将河中、呼罗珊、费尔干纳、花剌子模的古尔甘齐等地称为“通往突厥斯坦的门户”。[①]这些说明，河中地区过去并不叫做“突厥斯坦”，将其称为“突厥斯坦”是19世纪以后的事。

俄国从吉尔吉斯草原（今哈萨克斯坦）南取中亚，曾设突厥斯坦总督（过去译为土耳其斯坦总督）以管治其新征服的土地。总督的权力甚至扩展到中亚南部。十月革命以后，又一度成立过所谓的突厥斯坦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1922年12月，根据列宁的提议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着，在1923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揭露和批判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以后，在各民族地区还揭露了苏丹·加里也夫等人的鞑靼民族主义集团与斐祖拉·和加也夫等人的乌兹别克民族主义集团。他们都是泛突厥主义的鼓吹者。由于1924年实行的民族划分，遂成立了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共和国和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在草原地区则成立了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和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五个中亚的民族国家都加入了苏联，苏联解体后仍然以独立民族国家的面貌继续存在和发展着。

由此可见，为了使读者正确了解中亚的历史，我们不但要

① 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英译本，（Hudud al-‘A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A Persian Geography,372A.H.-982A.D.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byV.Minorsky），第25章，第23章，第25章第45节，第26章第25节，1937年版。

China

叙述中亚五国的由来和突厥语诸族的历史，而且也要叙述中亚其他民族和突厥语族来到中亚以前的历史。

在中亚历史上，曾活动着多种民族，也流行过多种宗教。关于在世界各民族远古时代都有过的原始宗教，这里就不多说了，就说伊朗人最古老的宗教——祆教吧！祆教和它的创始者雅利安人，我们认为也是起源于中亚。[①]从那以后，无论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或是起源于西亚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都曾最先传播到中亚，并从这里向东方传到中国。尽管现今在中亚地区是伊斯兰教占居统治地位，但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上述种种宗教都在中亚地区留下了自己的遗迹，有的曾经十分繁荣，创造了丰富、发达的文化。我们是否应当叙述伊斯兰以前的文化和宗教呢？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是继承其先行的文化遗产而发展起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国家也不例外。

如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当他们还在阿拉伯沙漠中游牧的时代，恐怕很难说有多少文化。可是，在其占领了肥沃的新月地区和波斯、埃及等地以后，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地区的古老文明吸收过来，而其中希腊的文化遗产和伊朗文明就成了他们的主要营养资源。伍麦叶王朝的统治者们也不拒绝这些古文明地区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在那时，叙利亚人（阿拉米亚人）、波斯人和埃及人可以说是哈里发政权下执掌文化、科学明灯的力量。正如希提所说："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文化，基本上是希腊化的阿拉米亚文化和伊朗文化。这种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区古代闪族文化逻辑的继续。这种古代文化是亚述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阿拉米亚人和希伯来人所创始的和发展起来的。"[②]

到文化极为繁荣发达的阿拔斯王朝时期，这一点就更为明

① 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黄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上册，第20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China

显了。阿拉伯人不懂希腊语文，他们必须经过翻译才能掌握希腊的文化遗产，所以在阿拔斯朝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这与阿拔斯朝哈里发在文化方面的开明和宽容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个传说，哈里发马蒙曾在梦中看见亚里士多德对他保证，理性和教典之间没有真正的分歧。又据说，马蒙曾派密使到君士坦丁堡去见利奥皇帝，向他索取希腊语的著作。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是一些犹太人或叙利亚的基督教（景教）教徒。他们是先将希腊文的著作译成叙利亚文（阿拉米亚文），然后再译成阿拉伯文。从阿拔斯朝（公元762年）建成巴格达城起，只花了75年的工夫，就译出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哲学著作，以及新柏拉图派的主要注释和盖隆的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自公元750年起，阿拔斯朝的翻译工作继续了100年左右，除译出了希腊著作外，还译出波斯的文学作品和印度的科学著作。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

不但在文化上，甚至伊斯兰教中的苏菲主义也是受到了新柏拉图派的影响。它的苦行生活和神秘主义则受到了印度的影响。阿拔斯朝政府甚至还任命一个佛教和尚（巴尔马克）的儿子哈立德为大臣。巴尔马克人当时曾豪富尊荣，位高权重，享誉于天下。可见，在早期伊斯兰教并不是不能包容和宽容，也不是完全排斥异教文化的。这与后来的所谓原教旨主义显然不同。

也正因为能开明地接受各种先进的文化，阿拔斯朝遂成为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智力觉醒的时代。由此创建的阿拉伯文化，在中世纪时是领先于欧洲先进文化的。它后来由西西里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引发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近代欧洲文明的兴起。

作为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世界一部分的中亚，其文化也被说成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中亚作者的作品多半是用阿拉伯

China

文作为表达形式的，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样的中亚学者在阿拉伯学术界占了很大的比例。如哲学家法拉比、医学家阿维森纳、天文学家费尔干尼、数学家花拉子弥、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等，可以说是世界知名、众所周知的大学者。他们的成就，都是继承了希腊、波斯、印度甚至中国的文化遗产或接受了其影响。

因此，我们与某些伊斯兰历史家在写世界或地区的历史时将伊斯兰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不同，既要写伊斯兰时期的宗教和文化，也要写伊斯兰时期以前的宗教和文化。

中亚的另一特点，是它同周邻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在古代，尽管有雅利安人自北南迁伊朗和印度，成为那里的统治者，但由于中亚本地没有形成统一强大的政权，以后总是受到外来王朝的统治。如果说，阿赫门王朝的波斯人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希腊人是中亚印欧种人的同族，那么，从匈奴西迁以后，就逐渐有操突厥语的人来到中亚。自张骞通西域开辟中西交通，借助于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中国历代的王朝差不多都与中亚有较密切的联系。除了经常性的贸易（朝贡）以外，中国的统一王朝（如汉、唐、元、清）还曾将其统治权延伸到了中亚。因此，《汉书》及其以后中国各个朝代所编正史中的《西域传》，都把中亚列在“西域”之中。两千多年来，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新疆地区，同中亚的关系可以说是密不可分，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是互相影响的。

在公元 11~12 世纪基本上实现突厥化和伊斯兰化[①]以后，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逐渐变成了以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族为主要居民的地区。从公元 16 世纪以至近代，现今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都是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跨国民族。中亚的乌兹别克族也有一部分定居在新疆。这种一

① 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载《西域研究》1997 年第 4 期。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民族分布于相邻国家之间的情况，使中国同中亚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增加了一种亲情。由于这种关系，国界两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必然互相影响。加上历史上的种种因素，就使得中国对中亚的事情分外关注。但因为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内地的大多数人对中亚的历史和现状还是不够了解的，这也是我们要写一部《中亚通史》的缘故。

中亚五国同中国一样，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国家。十月革命后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中亚五国已摆脱了革命前落后的封建经济制度的束缚，并废除了反动的政教合一制度，正在致力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统一、政教分离的主权国家。这是世界上一切发达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共同目标。但是近年在实现这种目标的征途上却存在不少的干扰，这就是中亚五国同中国共同关心的主要问题。

关于这类的干扰，我们认为应当着重指出的就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有几种。一种是极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突厥”，现在并不是一个族名，仅为一个语种的名称，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而泛突厥主义却主张把一切操突厥语的民族都包括到所谓的“大突厥族”当中来，并鼓吹建立一个从中国长城到亚得里亚海的大突厥国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否定民族国家，并要分裂各个民族国家。泛突厥主义思潮在苏联解体以后大肆泛滥起来。例如，泛突厥主义支持新疆的东突厥斯坦组织的活动，这就是要分裂中国。又如，伊朗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操突厥语的（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其人数相当于原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人数的两倍，而泛突厥主义却号召把伊朗的阿塞拜疆区合并到阿塞拜疆共和国。这不是要分裂伊朗吗！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必然会发展成为分裂主义。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另一种极端主义是宗教方面的，即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这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是与现代世界局势的发展息息相关

的。回顾历史，19世纪上半叶是伊斯兰国家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走向衰落的时期。故当时的伊斯兰思想是以主张改革为主。到19世纪的下半叶，便有泛伊斯兰运动的兴起。泛伊斯兰主义的理念是“宗教兴则国家兴”，是企图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纽带把全世界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欧洲列强的侵略，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跨地域的伊斯兰帝国。这种主张也易于同泛突厥主义相结合，它是否定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也在1924年的革命中确定了民族认同和政教分离的原则，这并不适合泛伊斯兰主义的理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故当时民族主义是主流，原教旨主义并非主流派。甚至像伊斯兰世界联盟（麦加）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有50多个成员国）等也接受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把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等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才又开始了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的复兴运动。

由于伊斯兰国家还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压迫，民间传统宗教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复兴，以及伊斯兰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加强宗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等等，原教旨主义便有了发展壮大的基础，而成为主流思想。原教旨主义因鼓吹宗教思想政治化和宗教组织政党化，故被西方称为“政治的伊斯兰”。其政治主张是反对现代化、西方化和世俗化。它重新提出伊斯兰化，企图以伊斯兰政府来代替各国现存的世俗政权。这种主张是与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即政教分离原则（具体要求宗教服从政治，宗教组织服从于国家）相违背的。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原教旨主义也在中亚狂热起来。它对中亚五国和中国新疆地区来说，都是危害性极大的。

第三种极端主义是行动上的，即恐怖主义。这里所说的行动，即指贯彻实行其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行动。具体

China

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这类恐怖活动，不但在中东和世界各地频繁发生，苏联解体后，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也频繁地发生宗教狂热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分离主义势力的活动，严重危及该地区各国社会的稳定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故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都把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共同的任务。

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大西北的开发。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将使中国西北地区的各族人民摆脱愚昧和贫困，进入富裕与文明，也将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放光彩。这样，中国同中亚各国的联系将更为密切，这就更加需要加深中国人民同中亚各族人民的互相了解。只有加深这种相互间的了解，才能促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利于各国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这部《中亚通史》能对促进中国同中亚各国之间的交流和了解发挥一些作用，我们就感到十分的欣慰了。

序　言

本卷叙述的是从远古旧石器时代到公元9世纪前期阿拉伯征服和统治时期中亚的历史。其中，阿拉伯人的大举入侵中亚是从8世纪初开始，在那以前的入侵只是不时打劫的性质。在从8世纪前期到9世纪前期这一百年当中，阿拉伯人虽然征服了中亚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但其入侵一直遭到当地操突厥语部族的抵抗，其统治也并不是巩固的。在8世纪时，中亚的伊斯兰化尚未完全实现。

国外关于中亚历史的书，有的也将8世纪作为一个分期的界限，即将其以前称为前伊斯兰时期，以后称为伊斯兰时期。这种分期不管是否科学，却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古时代及其以前，中亚地区的各个民族并不信仰伊斯兰教。

把中亚地区说成历来是突厥人的地方，同样也是不正确的。从本卷对中亚原始文化的叙述可以看到，中亚的远古居民乃是属于印欧种的雅利安人，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草原是雅利安人的故乡。广布于欧亚大陆北部草原的安德罗诺沃人，也属于欧罗巴人种。甚至后来的塞种、月氏、乌孙、呬哒等也不能认为就是突厥种。中亚的操突厥语部族乃是后起的民族。所以，中亚地区在被突厥化以前不能称为“突厥斯坦”。实际上那时也没有这个地名。

从自然条件看，中亚过去主要是草原游牧地区，适合于游

China

牧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历史上曾经活动于该地区的游牧部落不计其数，而中亚农业地带的定居居民则常处于这些游牧部落的统治或控制之下。氏族部落组织下的游牧人，其生活状态是流动的，逐水草迁徙的，在部落纷争中，有的不得不向远方转移。如从东向西，自西伯利亚迁往南俄和欧洲；从北向南，自中亚迁往伊朗和印度。如安德罗诺沃人、雅利安人、塞种人以及月氏、乌孙、匈奴、突厥等古代游牧部族的迁徙和他们在中亚的统治，都在本卷中做了叙述。

从地缘关系上说，中亚地区是处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在古代，中亚还是东西方诸大国强国如波斯、希腊、中国、大食（阿拉伯）的角逐之所。由于帕米尔高原雄峙于阿姆河与锡尔河的上源，形成不易逾越的屏障，故在古代，中国文明对中亚的影响不如其对新疆的影响之深。首先对中亚进行统治的是波斯帝国和希腊亚力山大帝国。较早地把中国文明带到中亚的是那些来自中国和受中国文明影响较深的月氏、乌孙、匈奴、突厥等。后来，到唐朝平定西突厥，中国才将自己的政权扩展到中亚，将其地列入自己的版图。以后，中国的文明才对中亚发生了较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文明还从此进一步地传播到西方。

在传播文明方面，商业贸易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亚地区由于处在东西交通和商路必经之地，遂成为“丝绸之路”的中枢。所谓“丝绸之路”，实即沟通东西方的商路，只是因为丝绸在古代东西方贸易中为商货之大宗才有此称。而处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各国，也往往为了争夺东西方商贸之利，特别是为了争夺对丝绸贸易的垄断权而发生争斗。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也对宗教的传播起到了媒介作用。传教者或者与商队同行，或者自己也从事商业活动。中

亚地区既是丝绸之路的中枢，又是传播文明的十字路口。所以，世界历史上的几种主要宗教，都曾在中亚得到传播、发展与繁荣。宗教不但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的主体，而且影响到政治，在某些时代导致政教合一。

本卷主要按时代先后叙述了东西方各个强国在中亚争霸和建立王朝进行统治的历史。如最早的波斯阿赫门王朝、亚力山大帝及希腊王朝、匈奴、贵霜、哌哒、西突厥、唐朝和大食（阿拉伯）等。其中，除本地民族建立的王朝以外，无论是波斯、希腊、唐朝和大食，都视中亚为边疆地区，其统治并不十分巩固。

在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是相当深的。在片吉肯特壁画中，曾有身着唐朝官服的人物像；阿拉伯征服中亚以后，甚至仿中国建筑的风格来建清真寺。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文化的双向交流也十分频繁，互相影响也很明显。只是由于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唐朝的衰退，伊斯兰文化才逐渐在中亚占了优势。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历史上中国如果统一强大，就能维持对边疆的统治。反之，像唐朝末期以后那样，国家走向分裂，相继出现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瓜分，辽、宋、金鼎立那种情况，必定会丢掉边疆，丧失国土。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